

黄牧甫的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



▲ 图一

豫堂钱老师的“无倦苦斋”，珍护赵搨叔、黄牧甫、吴昌硕的刻印均逾百，称雄当世。

钱老师收藏黄牧甫印章，始于六十年代初期。一下子从广州收到一百四十九方。一位黄文宽先生从那里送出，分二批寄到上海。钱老师也始终没有弄清，这些印章是黄先生的自藏，还是专门为之收得的。全部洗得干干净净，而且还上了蜡。这倒有点弄巧成拙了，边款都嵌满了蜡，还影响了印面。钱老师命我清洗，费了好多时间，小心翼翼地用软刷、汽油去蜡。可见那位黄先生不太内行。

清洗以后，老师命我钤拓一份欣赏。有趣的是，二批印章中，都有印面和边款相同的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。见图一和图二。老师当时莫衷一是，和璐渊叶丈反复研究之。后来把二印钤盖在透明薄纸上，覆盖在黄少牧编辑的《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存》下集第百三页上刊载的印影上，认定图一为真迹。现在此印藏桐

乡“君旬艺术院”。

当时，我二十不到，加上资质愚钝，完全没有能力去辨别真伪。现在年齿稍长，佩服老师和璐丈的法眼。的确，图一神采奕奕，别人是做不到的。但是，我也佩服伪印的制作者，其对黟山的研究，远远在吾侪之上。曾听去疾方老师说过，旧时广州有一位汪姓者，专做黄牧甫印章，几可乱真，民国广州市长吃进过二百余方。

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，未署创作年月，拙见，大约是黄氏四十五岁以后的作品。

黄氏初涉刻印时，取法较乱，基本上是学浙派的。一九八三年我初访其家乡黄村和南屏村时，在其外孙叶玉宽先生处，见到了黄氏早期的习作。黄氏早年，还创作过《心经印谱》，风格颇为庞杂。后来，他又学过邓完白、吴让之。且对让翁深有研究。渐趋成熟的阶段，师法吴让之的作品极具魅力。图三的“许镛印信”是其三十四岁时所作。方去疾老师在《明清篆刻流派印谱》的初版本中，日本人小林斗庵在《中国篆刻从刊》吴让之卷中，都错误地认定它是吴让之的作品。是微黄氏在吴让之研究上的深度。黄氏四十以后，就白文而言，其其对赵搨叔和汉印的研究渐入佳境。图四的“稷山金石文字”和图五的“苏若瑚印”是其四十三岁时所作，已经极为成熟，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面目。

就印面风格而言，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和图四图五的二印很接近。不过，其在四十以后，边款“牧”字的刻法发生了变化。原先，反文的最后一捺，是翻转印

石运刀，造成一捺的光面在上，毛面朝下。后来，运刀的方向发生变化，不翻转印石，一捺自右下向左上走刀，光面在下，毛面朝上。

图六分别是其四十一岁时“祇雅楼印”，四十二岁时“若瑚”的边拓。“牧”的反文的左后一捺，光面在上，毛面朝下。

图七分别是其四十五岁时“简园客”，四十六岁时“性腴言事”和四十七岁时“不自嫌斋”的边拓。“牧”的一捺，光面在下，毛面朝上。

当然，也不是绝对的。其四十一岁时也有光面在下的，如“曾作歌浦寓公”的边款。但是罕见。而黄氏中、晚年的边款中，就几乎没有光面在上的一捺了。

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七文字，写法极普通，除了“识”从金文衍来，略有些特别，边款说明从《缪篆分韵》中查得。那时的工具书，大概也就《说文解字》《汉印分韵》《缪篆分韵》等有限的几种而已。尤其是金文，缺少权威的工具书。时代的局限，没有办法。但是，黄牧甫用字，往往极平常普通，极朴素，效果却是惊心动魄的。这就是大师风范。“始”的女旁的脚作三角状，源于汉印，黄氏喜欢这



图六



▲ 图三



▲ 图四



► 图五

样的写法。这七个字的经营，即有赵搨叔留红的妙处，又直追汉印，含蓄中透着犀利，从容中呈现高古。

曾有人问我，赵搨叔和黄牧甫，孰高孰低。我以为，他们都是大师，都是超一流的，都是各自时代的杰出代表。硬要瞎比，那就是“关公战秦琼”了。不过，赵搨叔自刻闲章有“汉后隋前有人”，大有自知之明。黄牧甫则志在先秦，好像没有一瞥两汉以后的兴趣。而且由于晚清出土铜器的涌现，其对金文款识深有研究，赵氏则由于资料的局限，不及黄氏有利。仅就运刀而言，黄氏以轻行取势而具扛鼎之力，同光以来一人而已。以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证之，也许会有朋友拊掌击节，同意愚者之一得吧！

（限于版面，本文例图略有缩小，读者可参阅原谱。）

书展淘书记

◆ 姚一鸣

几个旧书摊主合伙开的，只是地方太小，旧书的价位也有些高。在河北卖家处见有本《少年科学杂志》(1935年)，封面漂亮，价钱也不高，但仔细一翻，不仅缺封底，内页也不全。闲聊中直言他的旧书开价有些高，河北卖家则说：这是国家级书展，价不高不行。不由一笑了之。

在“藏书报旧书店”见一沪上熟悉的卖家，带来一批民国版图书，便从中挑选了几本，有《艺术的起源》(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2 月版)，德国格罗塞著，蔡慕晖译，精装本，收入“汉译世界名著”，品相一般；《希腊



神话 ABC》(世界书局 1928 年 8 月初版)，是“ABC 丛书”之一，汪偶然著，布面精装本，只是品相稍劣，“ABC 丛书”多平装本，布面精装本少见；《处女地》(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6 年 8 月沪初一版)，屠格涅夫著，巴金译，收入“屠格涅夫选集”，二十四开厚册，此书原为重庆版，抗

战胜利后出沪一版。稍还价，卖家坦言书展要抽扣率的，三本民国版图书均价百元，尚能接受。

对于新书的购买一直比较挑剔，可能也因为网上书店购书的便利，所以对上海书展现场的新书并无十分热情，如见《梁漱溟日记》，翻了翻又放下了，还是等网上书店有活动再买吧。不过也有想买的书，在报上见介绍葛兆光著《巨借纸循》，广西师大出版的，是作者的读书笔记，很想看看，但遍寻而不得，是还没有上架？书展的各种活动很多，路过中央大厅，见梁晓声在签售《国人辩论的表情》，长长的队伍还转了个弯。到中午时分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很多展区挤进去都有些困难，从休闲区域飘来阵阵的盒饭味道，才觉肚子也有点饿了，稍稍填补了一下，继续逛书展……



紫砂花货的美，美在它出人意料

的风格，美在它自由自在的艺品。和其他类型的紫砂壶不同，紫砂花货的形象，它可以是大自然中任何打动人的场面，是日出东方、旭日东升时的汹涌澎湃，是春华秋实、一花一叶的生命历程；紫砂花货的造型，它可以是各种器皿的偕形改装，是高僧头上的僧帽，带着沉静的禅意，是渔人的斗笠，散发着亲切的生活气息。

在黄丽萍的眼中，紫砂花货的种种艺术特色都浓缩为对生活的提炼升华，是感性情感表达。黄丽萍是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师，出生于陶艺家庭，她的父亲是紫砂工厂的元老之一，不仅老人自己善于调配紫砂泥，而且和众多的老艺人交情颇深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下，黄丽萍早早地就对紫砂泥有了深层次的了解，而且在父亲和老艺人的交往过程中，还早早地锻炼了黄丽萍的眼界，眼界对艺术的创作有着重要的作用，这对她后来紫砂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素心紫壶艺无限

◆ 闵学平

黄丽萍的紫砂艺术不仅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育，而且从她进入紫砂行业时，就投入了名师的门下。她先后跟随多位紫砂名人高手的门下，集合众名家之所长，最终凝聚成她独特的艺术理念。

从供春壶的树瘿开始，紫砂壶就与自然结缘，黄丽萍也延续了这天人合一的缘分，把自然与紫砂艺术相结合，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紫砂花器来。在《萍水相逢壶》(见图)中，黄丽萍一手策划了葫芦与葡萄在紫砂壶上巧遇。此壶的壶身仿佛是一粒被艺术夸张了的葡萄，硕大圆润，展示出了饱满与力度，具有生命的活力。壶流和壶把则是粗藤

弯曲而成，舒展自然有力。壶钮是一个横卧的葫芦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就长了出来，柔软而弯曲的细细的茎叶铺盖在壶盖上，甚至一直延伸到了壶身。从壶把这根粗长的藤上伸出的葡萄，也开始在壶身蔓延，渐渐地和葫芦相遇了。这两个爬藤类的植物在此处偶遇，却又给人以完全自然的姿态，似乎是大自然的妙手偶成，葫芦与葡萄的萍水相逢，之后又是各自生长，即使是擦肩而过，也是难得的缘分。

薄胎壶，是紫砂艺术花园中，最为娇嫩的一朵。它是紫砂艺术中令人惊艳的神乎其技，原本薄胎的是瓷器的制作方法，后来被才能出众的紫砂

有关麻姑，晋代葛洪的《神仙传》、唐代颜真卿所书《麻姑仙坛记》中均有载述。麻姑，建昌人（今江西抚州南城麻姑山人氏）。东汉桓帝时应王方平之召，降于蔡经家。其自小长得聪慧靓丽，且勤劳孝贤。后修道牟州东南姑余山，年八九九时，得道升天。又传，她常掷米成珠，分送给穷苦百姓，自言三见东海变桑田，后世遂以“沧海桑田”比喻世事巨变。她在降珠河畔，以仙草结庐，用采撷的山崖灵芝酿成仙酒，于每年三月三为西王母献寿。由于麻姑的传说深得华夏民间喜爱，古民就将麻姑献寿的形象，或绘、或绣、或塑、或雕琢成艺术品，用作向人间女姓祝寿的贺礼，借以表达对仁厚女长者诚挚美好的祝福。

这件高 26 厘米、品相完整、包浆润纯的麻姑献寿摆件，为清代竹雕精品。常见麻姑献寿，以亭亭玉立一仙女手挽花篮或托酒盘为多。而以麻姑骑鹿的艺术形象出现却难得一见。细品此尊竹雕，但见婀娜清丽的女仙麻姑，丝巾束发，螺髻高绾，耳垂玉坠，鬓花滴露，盈盈眉眼透出慈善，低首回眸中带着妩媚的笑靥；她身系披风，侧展身姿，轻舒楚腰，双手小心翼翼捧护着一尊酒坛；轻盈燕躯下，骑一头口衔灵芝，披着锦制纹纹垫鞞（又称障泥，是垫在鞍子下，垂于坐骑背两侧，既挡泥土，又作装饰），正举蹄款步向瑶台的仙鹿。那回转的鹿首，脉脉含情地依偎在仙女的肩胛，渲染了人兽间的通灵、呼应和情感。而仙鹿胸脖前那道凸起的筋脉，点明了该雕品是典型的乾隆年及清中期的雕刻风格。



人运用到了紫砂壶的创作中，人们常常会用“薄如蝉翼，轻似浮云”来形容，让紫砂壶的艺术世界更加的妙曼动人。虽然从外表上看去，它和一般的紫砂壶几乎没有差别，也是一副沉静端重的样子，但是拿到手上，却轻得叫人惊奇，让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对待，仿佛一用力就怕它会受伤一样，是名符其实的掌中明珠。薄胎壶比一般的紫砂壶要轻了许多，胎体极薄，成型困难，这是对纯手工制壶技艺的一大考验。由于薄胎紫砂壶的技艺要求之高，其传世的作品并不多。但是今天却有幸能看见黄丽萍新作的薄胎壶。

在黄丽萍的心中，紫砂艺术是神圣的精神追求，是人们对美的享受和感念。她在创作每一把紫砂壶时都特别注重艺术的审美，和内在文化的底蕴。